

續安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

續安陽縣志卷末

雜記

序曰貴志附識餘是編列雜記名稱雖異意旨則同蓋政學農商等事亦既綱舉目張依次分述矣設於殘編斷簡之所載故老遺俗之所傳不爲兼收並採則賸事軼傳豈不無形漸滅况休祥災異拾遺辨誤備考之屬有足資考鏡而垂鑒戒者尤未可概存蔑視也爰以雜記名之

顏師古字籀隋黃門侍郎之推之孫唐秦王府記室參軍事思魯之子也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授安陽尉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陽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吉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入唐仕至秘書監宏文館學士見唐書

歷朝以安陽封爵者曹魏安陽子荀勗以侍中封邑千戶安陽亭侯崔林明帝時以司空封邑六百戶魏三公封侯自林始後進封安陽鄉侯林薨子述嗣晉安陽鄉侯薛兼元帝時以佐命功封北魏安陽縣子裴衍孝明帝時以功封衍卒子嵩嗣隋安陽縣公崔彭文帝時以佐命功封彭卒子寶德嗣唐安陽郡公源乾曜元宗時封

以上見陳志雜記遺拾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一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芍藥之異種有名金帶圍者紅瓣黃腰產揚州不常開相傳開則城中出宰相韓魏公守

揚州時花開四朶分招王珪王安石陳升之同宴花下後四人皆爲首相見芍藥譜

韓魏公曰吾自少至老所踐履惟事論語未敢嘗須臾離也公晚鎮北門病臥有親客造

臥內見案上止一唾壺與論語公所學蓋可見矣見崔文敏公記

韓國華神道碑在珍珠泉西里許韓氏祖塋碑高八尺寬四尺富弼撰文王珪書丹合之

韓公之德望世稱三絕久爲風雨剝蝕古色斑斕隱約現梅花形土人稱梅花碑

古物保存古畫像原存天寧寺共十八張清光緒初年失去一張民國初又失去三張聞此三張一爲雨師一爲風神一爲電神今所存止十四張民國十年某大家僕隸盜賣於上海賈人時邑人張鳳臺官河南省長籌款贖回後又被某師部下攘去已裝篋上火車矣士紳聞知急稟明師長查出歸還存教育局二十一年春古物保存會成立交會保存像高裁尺十尺許寬相襯軸高十六尺寬十餘尺繪關公火神白衣仙人趙公明鄧將軍朱元帥及雷公等像工筆極精緻眉目鬚髮神致宛然彩衣金甲歷久如新相傳爲唐吳道子畫考天寧寺創建在隋仁壽間或可有唐人遺畫惟無確證未敢信爲必然又有謂係明趙府遺物者然類爲寺中神像亦似非趙府物闕疑可也民國初

年、邑人優貢生劉觀光有觀畫詩一首、其詩曰、我生卅餘年、嘗聞天寧寺、廿載居鄴城、欲遊每未至、今朝有佳客、邀我偕往憩、余弟作介紹、寺僧殷指示、首從蓮座參菩提、徧歷禪林諸佛地、中藏古畫仙佛圖、千年珍物僧傳誌、云昔盛唐吳道子、妙染丹青稱絕異、龍騰虎躍出精神、電掣雷轟生雲瑞、開函卷軸畫紛披、金碧輝煌色亦易、更瞻水月大士之真容、道骨仙風無俗致、想見當年下筆時、飄飄灑灑多仙意、吁嗟乎、人生面目貴本來、莫使廬山有真偽、那得金剛不壞身、英光百代常存寄、叮嚀囑語影照人、照取虛堂虔供置、

以上補纂拾遺

安陽在前代水治爲輔岩縣、永和爲永和縣、一曰永定、今縣并之、然實要衝、長吏送迎貴官、或竟日不得視事、田附西城、東城者、多爲圃、縣東臨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麥宜藍、秋潦或連歲無成、民饒裕田多者、至三千畝或四千、自善應西皆山田、中下多種柿梨棗、核桃、宜菽、穀又善牧羊、縣南田近岡阜、在縣北者土黑多沙、又其下也、軍校錯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輒匿、頗深難治、成化前裕朴厚而民富、宏治間奢靡、自壬申盜起、歲入損少、乃更簡儉、多棄賈爲農、見崔文敏郡志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二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城東設馬道、蓋爲通兵馬、傳號令、用備緩急也、承平日久、居民漸次侵占、攘爲己業、遂令狹隘阻滯、往來明萬、歷九年、郡守常公仁閱城得其情狀、歷稽舊制、載藉莫存、乃躬爲

丈勘、定立界限、北面濶四丈五尺、東西南三面各濶四丈、載入郡志、俾後有考焉、見郭文簡

續郡志

舊例、州縣里甲輪役、十年一周、其該應者、率計丁糧、審編糜費不貲、衝繁尤甚、萬歷六年、郡守常公仁酌量繁簡、議定會銀例、分爲三等、公費必用者、名曰額支、數最多、帶徵備用者、名曰待支、次之、其名曰雜支者、備額外不時之需、又次之、有餘抵作來歲正數、槩縣通融、徵銀丁糧不滿百錢、官擇殷實人役主之、嚴爲稽查、銀有定額、用有長度、下之各屬通行、宿弊頓革、歲省數萬金、民賴以蘇、此法之最良、可行永久者也、見郭文簡續郡志

安陽徵糧、往年率編大戶收解、其害不可勝言、自鍾尹萬易以收頭、害減十之八九、疲困

少、蘇後經申維馬允兩尹酌議、又加詳密矣、要在隨宜調停、不至偏累、庶幾可久行也、

見郭文簡續郡志

本府商稅舊無定額、萬歷三年、撫按明文始定額數、雖照額徵解、而額外多徵、名曰活稅者、弊尚仍舊、五年、郡守常公仁禁約郡城稅銀止六百九兩三錢、鄉村惟回隆鎮麴稅

稅一百一十兩其餘永和等三十餘村悉爲裁革除起解貯庫外作正支銷者二百九

十兩有奇見郭文簡續郡志

安陽縣原額地一萬六千餘頃額徵漕米一萬三千二百石零臨漳縣原額地八千餘頃額徵漕米一萬二千八十三石零安陽附在郡城額派粳米祿米共六千五百四十餘石臨漳止派粳米祿米二百四十石以地畝數較量米數若大相懸絕實緣臨漳地近小灘輸納就便故漕米數多安陽自變革以後粳祿二米盡充兵餉支解之費十倍於臨曾於康熙元年兩縣民相控辨各衙門勘實舊例悉遵往規載志以便徵考詳見邑紳許少

司馬正漕

永惠錄

縣有軍牢一項舊隸彰德衛指揮衙門各給田土應差順治十六年指揮衙門奉裁將軍牢三十七名歸併縣轄歷年久遠田土消磨其子孫仍照舊應役乾隆三年知縣陳錫輅查革甦累告條載後示爲除革軍牢差役以免永累以安民業事照得軍牢各役從前原係彰德衛管轄每軍授田百畝以供差役是有衛而後有軍有田而後有役嗣衛所奉裁軍牢歸併屬縣查軍戶老名戴德江之和等三十七人現在供役者悉皆伊子伊孫僱人代充其田已賣盡徒存空名者其差役仍在或輪門供應或公夥派錢是伊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三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等軍戶世守之差子子孫孫累無底止本縣愛民心切言念及此殊堪憫惻是當亟行革除以清永累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戶并頂充軍牢人等知悉嗣後軍戶戴德江之和等三十七名差役悉行革除伊等子孫永免差累其頂名應役軍牢亦各令歸農不必赴本縣衙門給役各宜遵守毋違特示

以上見陳志雜記備考

高平渠源出縣西三十里唐咸亨二年刺史李景開郭子儀李光弼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傳言引漳水灌城今以地形水平法視之漳水去州三十餘里地卑水東不能越洹南注且無舊渠可浚必自此渠引洹水也見崔文敏郡志按唐書載九節度圍相州見於郭子儀傳爲引洹水灌城見于安祿山傳爲決安陽水灌城考洹河一名安陽河然則灌城者其洹水平

縣學名宦祠舊有漢安陽令毛義之位不知設自何時按邑名安陽自秦始漢初廢入蕩陰東漢三國俱因之晉始復置安陽縣安得有漢安陽令哉考兩漢書地志漢之安陽乃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乃知毛公爲令蓋在彼不在此也見縣志按今縣西南有毛義澗不知因何命名或

云本名
毛衣澗

舊郡志韓陵山一條內載高歡普泰二年拔鄴爾朱天光姚度斛律仲達等退出韓陵歡大破姚度兄弟于山下斛斯椿擒天光度斛律仲達于河橋按爾朱氏與高歡戰者爲天光爲兆爲度律爲仲遠是姚字爲兆字之譌達字爲遠字之譌而斛字乃衍文度律一人名竟截分爲兩崔文敏定本不宜錯謬至此

舊志載李延壽父爲百藥按唐書百藥定州安平人子名安期仕至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延壽父乃大師字君威舊志誤矣王同皎傳宋慈慈以外妹妻祖延壽而舊志爲延壽善其外妹壻宋之慈亦誤

韓據爲魏公同母兄以仁宗天聖五年高第見魏公所撰墓誌蓋與魏公兄弟同科擢進士而郡邑志俱誤載爲祥符末及第

魏所都之鄴在今彰德府臨漳縣鄴鎮卽其地後趙石虎魏冉閔前燕慕容儁北齊高洋俱都此元魏所名爲相州也後周大象初移相州于安陽爲今彰德府治時改名安陽爲鄴亦謂之鄴城大名府之建鄴都則自後唐始也緣魏博藩鎮世代跋扈後唐移建鄴都其初亦欲以鎮壓治之至晉惠楊光遠難制始分置彰德軍于相州以澶衛隸之彰德得名始此時彰德特爲鄴都之屬耳韓魏公安正堂詩云留與鄴都爲故事年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四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年常占好風光蓋在大名府大名爲五代唐晉之鄴安陽爲後周之鄴臨漳鄴鎮爲曹魏之鄴近人題咏及尺牘每不免混誤

以上見陳志雜記辨誤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貯彰德府庫中萊陽某公爲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某親見之方鱗黃色光潤如蠟珀鱗四週五彩環繞如月華狀爲從來傳說所未及

見宋牧仲筠筆

彰德舊有三教堂乾隆甲子林枝春任河南學政疏請禁止奉聖旨嚴禁其疏略云彰德城內有堂一所規模寬敞中設佛老聖人三像其位次佛居中老子聖人互相左右而略小其身俯列旁側其奉祀者皆緇流羽士而信陽寧陵等州縣住持女僧尤爲穢媒但聖像旣成纍纍數百若竟付之椎鑿銷毀理亦未安請埋之學宮至豫省界連燕趙秦晉在北五省風氣相類三教堂亦所在多有惟南方則罕有聞者然道流建醮輒以天尊之號謬加聖人誑惑愚俗誣罔不經伏乞一體諭禁

崇禎十三年土賊李四李五郝滔等聚眾爲亂搶掠無虛日十四年春赴軍門就撫仍爲

盜不悛安陽知縣羅國士按法盡戮之地方以寧

見舊志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

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故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王之辭也、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叅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見石林

謙語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閫吏不得其賂者、詰曰、以鑠損訐於公、公曰、鑠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韓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子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詞、何不云一貫三百。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

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見晁迥晁氏客談

郡治西北有仁義巷、俗名曰讓道、相傳前明郭文簡爲學士時、里居爲鄰人侵墻址、其子爭之、鄰弗理、乃上書於其父、文簡答曰、千里捎書、只爲墻、讓他幾尺、有何妨、鄰人聞而讓之、郭亦縮入己垣數尺、遂相讓爲道云。見勉善錄

鐵牛在郡治東九府胡同、民家俗名曰鐵塊、其形如牛、頭角蘄然、好事者嘗掘深丈餘。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五

北平文風 穆古宋印書局印

不見其底止、蓋浮山伏岡之類耳。見錄異

以上見盧府志雜記辨誤

楊氏李顯妻、縣東北王甯村人、顯以上單傳六世、楊氏十七歲于歸、屢產不育、年二十八生子文亮、視若拱璧、踰年、顯病歿、楊慟絕、復蘇、葬訖、矢志撫孤、同族無賴、覬覦楊之田產、時欲圖瓜分產、楊見幾預防、遇無賴、請求無吝色、鬻莫由啟、楊撫孤、襁褓不少離、且濟貧、周急、廣行善舉、里黨均以善人稱之、曰者有貧嫗乞於門、楊見其衣履垢敝、而舉止端重、詳詢家世、知係望族窮嫗、以產盡嗣、絕行乞、楊惻然曰、我與汝孤苦無異、所異者、有百畝田、與嬰兒耳、此後晝出行乞、夜宿吾家、爲我母子作伴可乎、嫗諾之、相得甚、權遇陰雨、卽留嫗同飯、嫗亦代爲操勞、如家人然、年餘、楊審嫗溫柔寡言、老成可依、遂婉商貧嫗、以姑稱之、嫗初不謂然、再三勸諭、始允諾、但曰、寡居雖能再適、彼多年就木者、其何有再娶之方乎、楊曰、勿多慮、嫗能屈從、不患無法門也、翌日、備酒食、邀親族鄰黨、及諸耆老、均列席、遂將意旨宣佈、坐客同聲稱贊、均願作證、卽請嫗出、如生人交拜、然後正位、受子婦拜、跪禮、自是婆媳相稱、共理家務、不知者多疑其守母女焉、文亮成立、娶郭氏、連舉五子、三女、有孫八人、後家屬至七十餘口、人皆謂楊氏誠孝之德所致。

云

以上補纂雜行

元順帝末天寧寺塔放光如山爐鐵表裏皆紅

明崇禎十二年春大旱風霾蔽日麥苗盡枯至立秋方雨八月嚴霜降秋禾萎麥不布種徧地盜起號曰打糧肆其搶掠訖無官法矣

十三年終歲無雨雪各處盜賊不下百萬郊垌之外邈無安土井皆淺涸帶泥汲飲長河直斷流者米麥一斗銀至一兩三四錢木皮草根剝掘殆盡人相食父子夫婦互相殺食僻巷無敢獨行者羣狼隊行人外城終夜鬼哭日以為常人亦不以為異雖有司煮粥賑粟直如恒河之一沙無救於死

十四年瘟疫流行遺黎死者甚眾是歲冬縣治西營結冰成花

十五年麥大稔民復瘟疫牛病死幾無遺種

清康熙七年六月地震又暴風起東南揭屋拔樹連朝大雨不止不辨村舍北城傾圮村人夜見水頭有炬光雨後拾得一卵大如瓜蒼白色殼如石而輕日中照之有光告官復投於水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六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十三年正月縣令廐中驟生駒

十四年有怪鳥羣飛如波濤聲不知其數形類鳩蒼白色缺後趾或傳為邊鳥

十七年怪鳥再至震雷冰雹損禾稼九月大雪樹枝皆折

十八年冬十一月縣治西營瀦水結冰成花如桃李或松鍼枝莖掩映作青色

二十二年冬大雪園井皆凍

二十三年四月初一初六風雷大作疊降冰雹打傷人畜二麥俱毀

二十九年三月庚午黑風驟作行人迷失道路樹頭放火光是歲民間多火常平倉災大

旱二麥盡槁

三十年夏旱秋蝗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

四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縣小寺井內起火

四十七年大旱十月十一日地震

四十八年縣民張伯旃妻周氏一產三男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酉時地震有聲如雷

以上見陳志雜記祥異

乾隆五十四年，漳水自銅雀臺南分支，經安陽韓陵山東，同洹水入運河。

五十九年，漳水決三台，入安陽界。

嘉慶二十三年，漳水決安陽，尤家莊淹民田無算。

道光二十二年庚寅，全縣地震，連震數日，房屋倒塌無算，人民皆露宿，或搭草菴，有在草菴生子，取名菴子，以作紀念者。

二十六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大雨，漳水暴發，縣西北清流村北郊瀕漳，沖去人畜無算，屋宇倒塌大半，至今猶有水沖清流之謠。

縣北張湖頂村，在野馬岡之巔，南北望之，皆見其高，父老相傳，清乾隆時大雨八日，村在嶺環處，嶺顛水七八尺，竟將其村湮沒，人死大半，房屋盡毀。

二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六日，大雨，人皆種棉，其後直至秋月，滴雨未降，是歲大飢，時諺云：道光二七年，短工不值錢，粗糠攪榆皮，吃的可口甜，臨走叫大叔，明天還是咱。

咸豐七年秋，蝗蟲遍野，飛蔽天日，縣境無處無之，飛食禾葉，穗盡粃，是歲大飢。

同治七年正月，張總愚部北竄，縣境人民多被其害，先年童謠云：種瓜種瓜，一種種到海。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七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塘沙秧子扯到真定府，河南省裏結大瓜。

光緒三年，大旱成災，顆粒未收，四年春，米價每斗制錢一千三百文，人相食，且瘟疫盛行，死者大半，地方食物殆盡，河藻野菜，以及樹皮白土，均有食之者，婦女抱子投河，投井者，不計其數。

六七年間，鄉村忽有白蓮教徒，到處迷人，人之髮辮，有無故自落者，其形宛如刀割，被割者，當即昏迷，用涼水洗之，乃愈。

十二年，漳水決臨漳，二分莊滄及安境，安陽紳民與臨漳內黃紳民同行堵築。

十八年，漳水決臨漳辛莊滄及安境，知縣董慶恩督邑紳呂際唐等，會同臨漳知縣周秉彝集資修築。

二十年，漳水復決，二分莊滄及安臨內二縣境，知縣董慶恩會同臨漳知縣周秉彝、內黃知縣蒯錢督率邑紳集資堵築。

是年七月初五日，至初八日，大雨，洹水暴發，由縣西豐安村東北出槽，皇甫村大受其害，幸在日間，人未被傷，房屋倒塌不計其數，村人生員王晴嵐有詩數章，紀其事，父老追憶道光十六年曾被淹一次，計至此恰六十年云。

二十一年四月漳水復決二分莊老河斷流至七月水漲大溜仍趨老河知縣葉濟會同臨漳知縣周秉彝內黃知縣蒯錢督率邑紳修堵被水村莊皆賑之

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上午縣東永和村左右大雨血下午黃風大起血點大者如棗小者如豆稠密之處儼有血泊焉

二十五年秋縣西沿萬金渠曲流蓋二閘村莊穀苗被蟲三日食盡其蟲在野一時行人無著足處

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大雨飛沙走石終日不止縣西豐安村洹水橋東上夾溝長二十餘步深七八尺許半日間被沙填平行人無路可尋該村首事因向夾溝南岸另闢一路以便行人

三十年縣西鴻溝郭里等村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五月以後每次降雨此間永未霑足或一指一指不等至秋穀棉均未收穫他村共慶豐年獨此數村奇荒此事雖千年不克一遇云

宣統元年秋縣西老河溝一帶蟲食穀禾其密蔽地行人無着足處
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漳水暴發近灘田禾全數淹毀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八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五年五月初六日下午大風雨雹縣西北武官村北郊有柳樹三株皆兩人不能合抱一連根拔起一偃根折斷一將樹頭全數折去其餘樹枝損傷無算

六年六月初十日大雨洹水大漲沿河石橋及水碓一併冲壞郭家灣鐵橋亦毀二孔其後始由南岸關地數丈築橋三孔云

九年自春徂秋滴雨未見縣境除井田渠田外餘皆赤地父老傳聞數百年未有如此次災情之重大者經政府及中外慈善團體合力賑濟故死亡頗少

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地震時值黃昏人皆驚異此次地震頗甚人在地上立足不住且頭昏嘔吐樹枝相擊有聲屋宇嘖嘖作響幸為時不久未致成災云

十七年秋蝗蟲為災

十八年五月大雨雹縣西南堽現村北郊田間有雹大如礮

是年自春至夏滴雨未見且有冰雹米價每斗大洋二元五角人心惶惶面皆菜色赴黑龍江省逃荒者全縣不下數千家自來糧價此為最昂延至六月初八日降雨連綿數日洹水暴漲縣城北關及西關車站均被水淹房屋倒塌殆盡縣政府特籌急賑救濟災黎

二十年六月大雨雷電交作、縣西傾城村東嶺有古廟一座雷擊神像附近田禾及棉苗焚燬成段如火燎原

二十一年七月霖雨爲災漳河決口六十餘丈由劉家辛村起直達本縣第二區被淹面積長三十餘里寬十餘里共計崔家橋文亭程村王彥等五十餘村水深丈餘第二區區長趙清渠邀同縣長周秀庭乘筏勘驗水深筏小幾至覆沒邑紳王孝德李建勳會同臨漳紳士倪建勳等組織臨時河防局杜塞決口以九月一日起督率民夫千餘名其時秋雨連綿山洪時發屢修屢決需時四十餘日決口合龍共計費洋二萬二千餘元此款暫由趙清渠王孝德張慶雲等設法挪借並由縣政會議公推張慶雲趙清渠劉步洲王德昌晉省面懇省憲由建設費項下補助四千餘元本縣各區商會亦捐助洋一千二百元並由冬賑會撥洋六百元在崔家橋設立粥廠以資救急河南民政廳旋派湯陰縣長韓森會同本縣孫縣長查勘災况呈准將災區丁銀暫緩二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元月河南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方策氏奉命履新在汴已聞漳河決口安陽第三區受災奇重飢民嗷嗷接篆視事首先親詣災區勘驗並視察新堤爲一勞永逸計建議省政府暨建設廳設法護堤以防後患建設廳委派第四水利局局長馮

續安陽縣志

卷末 雜記

九

北平文風移古宋印書局印

雄測量擬定建築籬壩並疏濬計畫建設廳呈請省政府由省庫撥款一萬一千二百元於七月購料興工佈置尙未就緒七月二十二日漳水復發新堤潰決無存其湍流猛激比前尤甚第三區崔家橋宋村一帶六十餘村長約四十里寬約二十里盡成澤國方專員迭電省憲設法救濟馮局長回省報告堤工被水決潰情形建設廳據報以工程浩大無此鉅款電令購料需款由地方擔任並由災區徵夫繼續搶堵又續撥一萬元協助災區民眾築堤濬河每日給工資一角五分費時二越月堤竣旋由張慶雲王孝德等邀請各界組織救濟水災募捐團通電呼籲中央各級政府慈善團體募集鉅款施放急賑使四萬災民不致流離失所

以上補纂災異

附安陽縣整理田賦委員會成功紀念碑文

安陽田賦之病民爲日久矣魁柄操於糧差之手官府復從而袒之里催甲長徒供奔走手携簿冊莫明真相往往因所轄戶民完納遲延輕則撻枷鎖重則受鞭笞甚至墊糧墊米囚繫囹圄而因以傾家蕩產者隨地皆有小民何辜罹此慘禍亦可憫矣查前清立法之始秩序本極井然百家爲里里有里催十家爲甲甲有甲長花戶統於甲長

甲長屬於里催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糧差職司催科專供長官之呼喚赴鄉督促而已安敢上下其手以爲民蠹乃積久弊生從中漁利爲糧差者總握錢糧之底簿而額外差派誅求無厭種種弊害相緣而生處積重難返之時爲正本清源之舉舍辦理順莊別無良策十七年春陳縣長芷笠來蒞是邦下車伊始卽殷殷詢民間疾苦邑紳許君繩祖孫君鴻藻張君從虞王君靖波崔君治安杜君憲廷等聯名呈請縣政府改辦順莊歷陳催徵之黑暗情詞懇摯陳縣長蠹然傷之旋開政務會議表決剋期組織整理田賦委員會公推張慶雲爲委員長王靖波孫鴻藻崔治安靳宗孝爲委員由縣政府加委以專責成至十八年二月委員會宣佈成立考厥宗旨取消里甲之名而賠累之害絕責成村閭之長而負擔之任專稽其手續取屬地主義不取屬人主義考選區書另設新冊蠹役無從染指刁民於焉洗心地不必改丈而無遺地戶不必清查而無遺糧積極進行至十月分順就緒仍由政務會議特派張慶雲王靖波赴省向上憲陳明辦法當蒙批准按照新章開徵竊幸小民剝膚之痛可一日舒矣不料反動份子擅以營私利己破壞徵收等情冒名全縣代表向省憲指控張慶雲等並要求撤銷田賦委員會適值郭縣長履新未能深悉底蘊竟爲若輩所惑索垢求瘢事幾寢幸地方紳

董組織順莊後援會函電交爭不達順莊目的不止郭縣長知眾怒之難犯也始開全縣區村長大會敦請省委政治視察長蕭到場監視屆期到會區村長及民眾數千人麴集懇求順莊之實現一致表決按新章開徵並設調解委員會專辦善後中間雖迭經政變而主體任事之人如張慶雲王靖波等均能堅苦卓絕百折不回重以本年韋前縣長與今周縣長相繼視事均富有政治經驗對於順莊計劃始終擁護卒底於成律以兩漢循吏信足後先媲美功亦偉矣夫舉數百年弊竇爲時不逾三寒暑而原原本本剷除淨盡向非張君慶雲同各委員各任事人等努力奮鬪一往直前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鮮有不廢於半途者予安人也雖自祖若父以來叨列紳籍未親歷里催甲長之苦但目覩受害者之傾蕩家業到處皆有未能殫述中產之戶無一倖免今幸掃除廓清使全縣民眾脫此苦累實爲安陽革命史上第一頁資料深恐年湮代遠或竟忘從前改革之艱而復爲反動者所藉口也於是撮述概略勒諸貞珉期與邑人交勉焉按此碑在鼓樓基上西南隅邑人副貢李建勳撰

跋

邑之有志如國之有史非文章爾雅者不能與於執筆之役慶雲不學無文何足以言修志顧奔走襄助之勞所不敢辭吾邑志書之倡議續修自民九創始於今已十餘載中經時變稿件散佚復提議於民廿越二載而告成爲卷凡十六分類者二十輿圖金石之屬胥附焉諸君子之勤苦功不可沒也但志以傳久版本線裝務須求精吾邑乏良鐫工同人羣議以北平仿宋印本爲佳於是專員兼縣長方公策遂以委之慶雲辭不獲命乃携稿本來平謀於文嵐縻印書局費款三千二百元有奇成書六百部統計八千餘冊未及三月刊印工竣形式古樸裝訂精美雅於諸君子麟麟炳炳之宏文椽筆相稱竊惟志書之作所以昭信史而垂久遠若於其中容有請託是何異昏夜輦金求爲佳傳哉雖潤筆之緡諛墓之金昔人亦所不免而慶雲之愚終期期以爲不可且一字褒貶榮辱寓焉予奪之權卽秉筆者亦不能以一己之私違全邑是非之公矧慶雲之僅職司刊印者耶凡此不敢擅加增刪之苦衷與夫赴平刊印之權限附識於此庶爲明達之所共諒矣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張慶雲謹跋

